

蘇聯名劇譯叢

布利喬夫

高爾基著 焦菊隱譯

天下圖書公司

布利喬夫

著基隱 爾菊 高焦
譯

——京北・〇五九——

布利喬夫

原著者 高爾基

翻譯者 焦菊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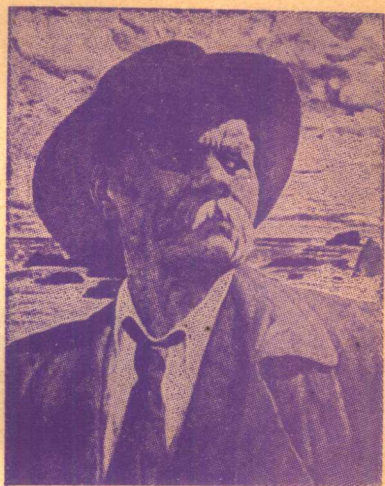
印行者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天下圖書公司

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號二五號

一九五〇年二月

北京第二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М . 高 爾 基

28—111—1868—18—VI—1936

★蘇聯名劇譯叢★

莫斯科性格

梭弗洛諾夫著 王金松譯

光榮

蕭古 張三 夫 譯著

布利喬夫

焦爾 張爾 譯著

骨肉之間

焦爾 張爾 譯著

夫婦

焦爾 張爾 譯著

栗子樹下

焦爾 張爾 譯著

在某一國家內

焦爾 張爾 譯著

帶槍的人

焦爾 張爾 譯著

幸福

焦爾 張爾 譯著

廣場上的獅子

焦爾 張爾 譯著

生命在呼喊

焦爾 張爾 譯著

暴風雨

焦爾 張爾 譯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上海愚園路五二弄二五號

布利喬夫

一九四〇年二月華北二版

基本定價：三元六角

人物

埃戈爾·布利喬夫——一個富商。

舒拉——他的私生女。

克森妮亞——他的妻。

瓦爾娃拉——他和克森妮亞所生之女。

茲文左夫——瓦爾娃拉的丈夫。

玖拉妮亞——克森妮亞的姊妹。

提阿亭——茲文左夫的表弟。

巴式金——布利喬夫的經理人。

道斯提加埃夫——與布利喬夫敵對的商人。

伊麗沙維塔——道斯提加埃夫之妻。

安托妮亞

——道斯提加埃夫前妻所生子女。

阿萊克塞

巴夫林——神父。

加夫利拉——吹喇叭者。

索爾布娜——女巫。

波羅波太——頂神者。

哥拉菲拉——女僕。

太西亞——玫拉妮亞的女道徒，

耶考夫·拉波太夫——布利喬夫的教子。

莫克魯索夫——警察。

托那特——獵工。

醫生

戲劇的故事發生於二月革命前夕的一個俄國內地小城裏。

第一幕

布利喬夫家裏的一間飯廳。窗戶上沉重地掩着窗簾，窗縫只透過一條朦朧似塵霧般的陽光。傢俱醜陋而笨重。一張雕花桌子，幾把皮椅。牆壁都是過多的裝飾品和圖畫。右牆前方有一道門通到客廳，從這道門，我們還可以瞥見一座通到樓上的樓梯。右後，又一道門，通到廚房和花園。左後方有一座壁爐，布利喬夫太太（克森妮亞）正坐在爐前織着活計。左前的窗口，女僕哥拉菲拉正安排着鮮花。這些花，不但沒有使屋子光明起來，反而強調了室內窒息的空氣。

舒拉由樓梯走下，穿着一件梳粧的外衣，拖着一雙拖鞋；紅頭髮披到兩肩。她的相貌，簡直是她父親的影子，等一會布利喬夫上場時我們就可看出了。

克森妮亞：也該是你起來的時候了。快十一點了，你知道麼？

舒拉：大清早晨，別一睜眼就開課教訓到晚。哥拉菲拉，煮點咖啡。報紙呢？

哥拉菲拉：我已經給茲文左夫太太拿到樓上去了。

舒拉：給我取下來。家裏只有這一份報紙，瓦爾娃拉爲什麼總把它抓去呢？（她走到右前一張小桌上

的電話機前）他們茲文左夫一家子，把我們這地方看成好像他們自己的了，現在這種行為該是停止的時候了。父親在家麼？

克森妮亞：他去看那些受傷的人們去了。

舒拉：（打電話）喂！請接一七六三號。

克森妮亞：我真不知道家裏個個都叫什麼給迷糊住了。

舒拉：喂！安托妮亞在麼？啊，喂，安托妮亞麼，我沒有聽出來就是你。出去滑雪怎麼樣？滑雪對你有好處的。比悶在屋子裏強得多。那麼，好吧。再見！（掛上耳機）安托妮亞到哪裏都穿著寡婦孝服，我真不知道她這個孝還要掛到幾時。

克森妮亞：別人把事情都比你看得嚴重。

舒拉：可是死的不過是她的未婚夫。她還沒有嫁給他哪，就是已經嫁了，也不必呀。

克森妮亞：舒拉！說這種話你自己該不該覺得羞恥！……（哥拉菲拉端咖啡上）

哥拉菲拉：茲文左夫太太說，報紙她自己帶下來。（下）

克森妮亞：你這麼小的年紀，事情懂得太多了。我從前像你這個年歲的時候，就不這樣自蒙於顯露自己如何懂得世事。

舒拉：你像我這麼大的時候，外邊並沒有戰爭，不然的話，我敢打賭，你連安托妮亞都不如。

克森妮亞：你竟敢胡說！

瓦爾娃拉：（正從樓梯下來）怎麼啦？舒拉，十一點了，你還沒有梳洗好。

舒拉：又開了第二課教訓。

瓦爾娃拉：你不但欺負父親的寬厚，而且還趁着他有病，就在家裡像個鸚鵡了頭似的，隨處逛蕩着。

舒拉：你這種話還說得有完沒有？

克森妮亞：她還會把她父親的病放在心上？

瓦爾娃拉：我要把你的整個行爲都告訴父親。

舒拉：好哇。就決定這樣辦好了。現在我可以安安靜靜吃口咖啡了吧？

瓦爾娃拉：你這個紅毛小糊塗虫。……（哥拉菲拉上）

舒拉：（取笑地）在底下人面前，你實在可得壓着點脾氣啊。

瓦爾娃拉：媽，我告訴你的話，你對廚子說了麼？今天早點又像往常一樣，照舊是半冷的。

克森妮亞：我知道，他心亂了。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封信，說他的一個兒子被殺了。

瓦爾娃拉：那你就該做事不合理嗎？這也不成爲理由啊。家裡的事，若是你支配不動，我就自己去跟

他講。（下）

克森妮亞：瓦爾娃拉！（追下）

舒拉：等到她自己那寶貝兒子安得烈沙出了什麼毛病，我倒要看看她自己做事還合不合理！

哥拉菲拉：你不要捉弄她們，舒拉小姐，千萬不可以的。（她把咖啡壺杯端下）

（舒拉閉上眼睛，由着身子往後一倒，就坐在椅子上。茲文左夫，穿着軟拖鞋走下樓梯來，輕輕地偷走到舒拉身後，兩手把她的抱。）

茲文左夫：你在這裏夢想什麼啦，紅毛小狐狸。

舒拉：（一動也不動）走開！

茲文左夫：別假裝不喜歡這一套。其實你心里是喜歡的，對不對？

舒拉：我不喜歡。躲開我。你實在一點也看不上我。

茲文左夫：可是你倒願意我看上了你，難道不是嗎？

舒拉：如果叫瓦爾娃拉知道了……（瓦爾娃拉由廚房回來）

茲文左夫：（走開）是的……你應該把整個精力都放在上邊。如果你學……

瓦爾娃拉：她寧願穿着梳裝外衣整天閒蕩，或者跟安托妮亞去浪費光陰呢。

舒拉：我能不能不用你的干涉來浪費光陰呢？

瓦爾娃拉：我說的全是爲你自己好。我想你總該看得出，有一天你終要自謀生活的吧？

舒拉：你照顧你自己的事情好啦，別管我好不好？

茲文左夫：我剛才……啊，我們……剛才，也正談到她的將來，親愛的，她想……這個，想要……學音樂。

舒拉：（一直走出）我並沒有想要學音樂。

瓦爾娃拉：你說什麼，她想學音樂？這話是什麼意思？

茲文左夫：我們剛才談到，她……我想，這個……大概我懂錯了她的意思了。這連我都沒有想到，是不是？不過，你待她太厲害了，親愛的。

瓦爾娃拉：倒是誰也不能指責你對她厲害。

茲文左夫：可是，親愛的，不要亂講。你的意思不是指……

瓦爾娃拉：我的意思什麼都不指。你為什麼下樓來？

茲文左夫：我下來看看那些獵工，我聽說他們正追着一頭熊。

瓦爾娃拉：可是獵工托那特在廚房裏呢。

茲文左夫：是呀。我剛才正是要往廚房去，不過經過此地，偶然停了一下，爲看看報紙。

瓦爾娃拉：你不是說你跟舒拉在談到音樂嗎？

茲文左夫：我拒絕人家來這樣盤問我。你用這個態度跟我說話，簡直把我看成小學生了。（外邊有聲音。埃戈爾·布利喬夫，用胳膊按扶在舒拉身上進來，巴夫林跟在後邊。）早安，埃戈爾。

我正在這裏跟瓦爾娃拉談那些獵工，她剛告訴我，說托那特在廚房等着你呢。

瓦爾娃拉：這種話我一句也沒有對你講過。（她自右邊下）

茲文左夫：真的，我記得有人告訴我，說托那特正在廚房等着你。我去告訴他說你在此地。（下）

布利喬夫：（坐在一張圈椅上，一手摟着舒拉的腰。她撫拍着他的頭髮）神父，坐下。（巴夫林坐）你要見我有什麼事？今天早晨我心裏煩得很；你看那麼些人都被殺死了。真可怕！這些有什麼用？好像我們自己的困難還不够似的。我們不該擾進這次戰爭裏邊去。

巴夫林：這是逼到我們頭上來的，我們應當保衛沙皇，應當保衛國家的尊榮。

布利喬夫：我們國家的尊榮？我們該當想到上次和日本作戰時的國家尊榮。那時候的國家尊榮到現在變得沒有多少了。

巴夫林：你應當往事情的光明面上看。有許多人，現在的戰爭對他們反等於財富和繁榮呢。

布利喬夫：一切戰爭都一樣。一部份人在打，一部份人在搶。成千的殺死了，成萬的傷得比死了還慘呢，你還說我們應當往事情的光明面上看。

巴夫林：這都是操之於比我們力量更大的權力之手的，埃戈爾。

布利喬夫：喂，你可知道，舒拉不喜歡你的說教的，（對舒拉）我想你要去滑雪了吧？

舒拉：我本來想去，可是安托妮亞不肯來。

布利喬夫：你出去。到外邊透點空氣去。（舒拉跑出去）

巴夫林：她長得一天比一天像個婦人了。

布利喬夫：她生成一副好身材，柔得像楊柳。人可不美，她母親也並不美。聰明得像個魔鬼，又好動，只是不美。

巴夫林：你怎麼從來不談起她的母親呢？

布利喬夫：她母親是西伯利亞那邊的人。你總該見過她。……可是，你到我這裏來不是爲談舒拉或者

沙皇的呀。

巴夫林：沙皇——一個教堂的僕役，是不能討論這類事體的。在這種年月，神父們的責任，只是要培

植愛國精神。

布利喬夫：像領着羔羊去就戮一般地領導人民，對罷？

巴夫林：我來是爲談教堂的事的。你是知道的，我勸過教長，把聖詩隊擴大。此外，還有換幾個新鐘的問題。這事我已經跟貝特靈將軍討論過：我想，爲了你的病，也許現在捐一筆款子，是合適的機會。

布利喬夫：教堂的鐘治不了我的病。

巴夫林：那可不敢說，科學僅僅搔到智慧的表面。我聽說在德國，他們採用了音樂治療法來醫診若干

腫病。就在這個村子裏，也有一個農夫，說他可以吹起喇叭來解除病痛呢。

布利喬夫：他吹的是怎樣一種喇叭？

巴夫林：一把大黃銅喇叭。我自己沒有見過，可是人家都說他的治療有些次真是稀奇。

布利喬夫：自然囉，如果是一把大喇叭的話。

巴夫林：你儘管譏笑，可是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埃戈爾，沒有一件事不可能的。我們本來就活在神祕之中，活在許多不可能的神祕之混沌中。我們以爲自己看見了理智的光，其實這光僅僅感動了我們的腦子，而精神也許反被理智所朦朧了呢。

布利喬夫：（嘆了一口氣）巴夫林，你多麼喜歡詭辯啊。

巴夫林：（熱烈正在增加）就拿波羅波太作例子吧，這件事是我們都曉得的。很多人都認爲他是瘋了，但你想，他的生命中充滿了多少快活……

布利喬夫：巴夫林，我疲倦了，請你免了我這一次的說教吧。

巴夫林：（站起）請你恕一千個罪，埃戈爾，我很對不起……

布利喬夫：再見吧。

巴夫林：還有換鐘的問題。爲了你的病……

布利喬夫：這個我們以後再談罷。

巴夫林：好吧，再見。我要爲你去祈禱，好使你恢復康健：不過你自己也得想到新鐘的問題才有效。

（布利喬夫推他出去）

布利喬夫：（忽然用手按緊身子右邊。然後坐在沙發上喊）哥拉菲拉！

瓦爾娃拉：（穿着出門的衣服，出現在樓梯上）什麼事？

布利喬夫：沒有事，我是叫哥拉菲拉。爲什麼打扮得這樣講究？

瓦爾娃拉：今天下午有一個賑濟傷兵的表演會。

布利喬夫：救濟傷兵也成了看表演的藉口了嗎？我知道你也並不想看表演。不過因爲現在這種事成爲

時髦罷了。哥拉菲拉到那兒去啦？

瓦爾娃拉：父親，你應當說說舒拉，她的行動教人不能忍受。今天早晨十一點以後才穿整齊了衣服。

布利喬夫：走開，別擾我，我疲倦了。

瓦爾娃拉：好吧。（自右邊下）

哥拉菲拉：（由左邊上）你是叫我嗎？

布利喬夫：是的。你是個好看的女子，哥拉菲拉，豐滿，够味。你看我的瓦爾娃拉，簡直是個皮包骨

的瘦猴。

哥拉菲拉：我替她萬幸。如果她不瘦，作你的女兒的也就纏不清了。

布利喬夫：你這是什麼話！

哥拉菲拉：我並不是胡說。比如舒拉呢？你以為我沒有眼睛嗎？你坐在這裏怎樣用胳膊摸着她的腰，我全看見了。

布利喬夫：你原來是嫉妬舒拉，是不是？

哥拉菲拉：你叫我來有什麼事？

布利喬夫：走過來，哥拉菲拉，把手遞給我（吻她的手）。你愛我，是不是，哥拉菲拉？愛我這麼一個病人？

哥拉菲拉：（擁抱布利喬夫）你的病一定好的！你的病一定好的！（她聽見有聲音，跑走了。布利喬夫躺下，托那特由廚房進來。）

托那特：先生，你今天覺得怎麼樣？

布利喬夫：相當的好。你剛才要見我嗎？

托那特：我有點好消息報告你，獵戶們探到了一頭熊的位置。

布利喬夫：我羨慕你們。獵熊的消遣，現在是沒有我的份了。在什麼地方？

托那特：靠那一帶長山的上邊。

布利喬夫：你們把矮樹都砍去了嗎？